



遙祭宓子章

驪駒一歌如絕天雨更不復上離岫雲
還榆火葭灰已十新七變而欸欸私衷弗能自
白每欲卽死以白于子或子卽死以鑒于衷予
不能死而花月之軀豈堪此磨折計死久矣迺
夢與子風前相對倉忙閃忽不數言而辭去數
言且不及其所遭嗟乎子謂我恫情者何以入
子夢入子夢則鑒于衷矣鑒于而來探胡不告
我死所也



祭若愚羽士

吁嗟若愚乞術回道人而姓亦呂戴熊鬚兮望
之霞舉豈其鵝羣兮高玄真人之爲侶方口兮
廣額聆清言兮蕭瑟風之質兮雲之骨松之食
兮烟之客塊然獨立兮無所友余神漫兮何幸
與紫府先生後先而左右余讀書方丈兮三年
一如夢子兮分我以清泉妙香隱書怪牒而爲供
更分我以朝霞暮烟清風朗月對酒而相共神
清兮爲仙骨寒兮不永於人間君清而不寒立

娛神而怡年胡爲乎捧玉清之鴻寶遽辭我跨
蛇而朝阿環吁嗟若愚聲瓌瓌而步虛怪丹臺
之早署兮從此人間絕傳夫太素之虎書導師
一去兮歸浮丘駕三千兮金衣遍十二兮玉樓
余墮塵壤兮望師不見空淚稠我欲鳴天鼓扣
天鐘擊天磬致君兮几筵祭君兮杯水君自有
玉爲醴金爲液奏洞簫而烹石髓遂祭君以辭
君其知兮其不知願君拱手相向朗吟洞庭之
濱而來歸君大嘯兮我淒傷願言懷兮雲路長

自歎集 卷九
安得爲君之淨鼠每月而三易腸

祭陳貞母

嗟乎古白甫九齡而失恃貞母未三十而崩城
並人生大不幸哉乃並見陳氏天何薄陳氏也
然予童年卽與知古白之事其大母者矣自與
共研席締因亞益熟察其家而曰古白九齡以
來曷嘗一日無母哉非事大母也直善事母耳
嗟乎古白喪母幸有父若是而且得貞母爲大
母貞母喪夫子賴有子若是而又得古白爲之

孫何謂天之薄陳氏也迺若貞母靜好嚴正御
家有體鄉黨皆知之誠子以清白勿以苞苴汙
家人四方之人知之銷五十年春風夜月而霜
雪一操則旌揚之日天子知之矣而某也惡容
贅一喙乎

祭陳貞母代

婦人之德不令外聞孺人之德達之紫宸靜好
永儀四懿以成迺其緒餘不足爲稱三十素幃
兀然煢處不識寒熱不識風雨朝吟暮怨獨瞻

衡宇自此青髮逮于齒齠天子曰嘻異哉凡嬭
人德以儀以範迺彼厥德世風以贊褒之嘉之四方
有家克閑迺彼厥德世風以贊褒之嘉之四方
以勸孺人令子壯仕數年望壓僚友橐無一錢
百姓曰賢歸德孺人孺人嗚咽曰我何能天厄
我命復鑒我貞酬我是子慰我亡人孺人之賢
永烈千秋僅一令子詎足爲酬所以有孫海內
名流孝友特聞好古勇修文章鳳麟望者辟跡
今日璠璣他年鼎石天子曰嘻異哉伊誰之後
有此英物褒之嘉之揚爾父未報之績重光爾
貞母之德用起爾五十年九原天者之色

祭王宜人代

郡君嫂氏毓德溫溫京陵之秀東海之刑處麗
而淡不飾華簪貴而善下敬共特聞兄有書滌
蒲編柳緝嫂實勗之象先是責兄篤友誼蠲金
澤骨嫂實成之相勸以德兄蒞關權節稱素絲
門市心水牙耳懷茲昔樂羊子清風可想其妻
同志嫂亦如之兄守承天寺人落膽萬口氣伸

孤忠罪免兒女繞指筌人氣滅誰非嫂氏大義
勸勉追惟文恪制馭權璫兄傲厥躅祖烈彌光
凡我氏族藉以令芳因推嫂氏克贊斯煌兄子
復賢玉瓚黃琬才氣橫絕舉舉上韜羽毛旣滿
埃以風秋孰非嫂氏和膽貽謀自媿鴿原飛伏
庭徑喬樹扶疎卑枝獲蔭友愛如兄心藏首隕
誰其夾扶亦嫂之令慚我室人靡善足數嫂之
愛之如兄愛我豈曰媿睦直以鞠撫丹忱負暄
犬馬安補立儿興拜惟祝靈長胡天弗仁嫠女
爲殃音寂玉琴香銷翠裳方頌西池回車北邙
雲璈引去我腸寸裂化者含笑我淚成血生死
岐途中道棄絕仰面呼天嗚嗚悲咽

祭陳嫂

傷哉陳嫂出自故家作嬪于陳婉靜柔嘉嬾德
咸具可稱聖娃吾友仲子清修令媵嫂之輔之
芳辣齊葩輔以業儒藉苦弗嗟髣髴長糜龜手
夜麻仲有傲骨耻傳炎華是以旣宦蕭然素衙
嫂亦甘之含辛倍加一生淑嫵中間靡瑕半世

悠悠名榮實賒庶幾有埃時發春蘧無何茗菌
中道零些曲歌暮雨景散朝霞衣篝香冷良玉
沉沙弱女嬌兒咏蓼啼花咄嗟膝下痛母呼爺
春蘭及時霜殺丹芽苦海方脫風墮槽牙夫子
既貴糟糠棄遐孰無壽夭樂苦爭差傷哉尚饗
有以子祭父者代爲之文

翁死二年翁之子思翁而求文于子欲曲狀其
思翁之情以達其飲痛不已之意予曰子奚以
入而愈痛也翁之子曰吾亦不自知其奚以然

予曰子且不知予惡能知之且爲子狀之而悉
之於文也雖然人情不相遠試槩以常情爲翁
之子狀焉而翁試聽之昊天無可報稱雖曲意
順親亦何處非逆天之罪何歿而無終天之恨
然果能善事之使親生前得有子之樂則雖歿
而飲痛亦可差慰萬一其不能善事者人謂生
前若此何望其身後之哀吾謂不然儻有前知
者執其人而告之曰爾親當以某日死則未有
不遽然心動勉力事之以終其天年者矣獨親

杖屨無恙時莫觸其痛心視其親如無死期者
而一旦死便章狂懊悔摧胸呼天欲求生前一
刻雖千金莫買真有欲生不能欲死無地者予
誠不知翁之生前翁之子何以事翁儻善事而
猶抱痛不忘真不讓曾閔而苟其不能則其痛
翁也殆真有欲死無地者而翁少鑒焉

爲張皆可祖奠

嗚呼痛哉自父生我備嘗艱辛迺生若某曷如
無生意我穉齡孱羸多疾父之護之如卵斯翼

及父疾也寧如萬一我生差長導我明師學之
無成實荒於嬉甫喪吾母家故藤糾時某老大
莫分父憂生平勞瘁半爲兒曹兒曹旣立親顏
已凋嗚呼痛哉生于辛丑卒于癸卯六十有三
差已不夭父雖不夭揚眉日少太嶽中崩北庭
日實感彼赤烏自媿自憤風樹徒悲蓼莪空詠
嗚呼痛哉父目可瞑生者何倚魂氣則靈音容
已矣三酌椒漿一生父子

奠沈文元

有序

詞子小沈曾為賞心之晤且手語相訂
 有玄髮歡無白首歎聲后讀書山塢不
 通殷勤一日過陸處士叩及此童陸曰
 死且歸宰堵矣雙淚流霰不能一箸即
 復還山輒夢竚立几側短衫螺髻自言
 可憐即醒時亦恍忽顛倒膈間若有物
 繫繫迺于某日晨起乘奴子未覺將杯
 水奠之花下有文
 嗟夫小沈芙蓉秀穎一醉不還一夢不醒膏髮

鄰銷串珠喉冷白雲斷巖金瓶絕縷莖玉窮泉
 埋香培井砌咽春波花留蝶粉牕月懸愁歸禽
 弔枕狐兔塵封鳩鵲圖屏舍我歸冥我懷耿耿
 幻竟蕭騷夢竟纏纏吾與子盟腹心腸腎子與
 我俱坐立行寢脫欲離子如欲離影影有時離
 除是身隕存亡易心忍與不忍

祭胡一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
 樵而言繭繭若若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

自如集 卷九
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卽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媪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卽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卽氣絕嗟乎幼于卽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駸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何大不倫而廼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菑桃死得事寇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

與賢者相從於碧山紫烟之間復何憾矣

祭半齒 有序

爲齒蟲齧去半齒埋之王園梅花下因
摘花祭之泣而告曰三十年苦辛爾噤
之二十年酸味爾嚼之千萬斛愁慘爾
嚙而忍之徒有飲聲不識笑口爾固賤
骨也賤愈可憐賤莫如馬馬骨猶埋矧
爾乎卜花下少人行處埋爾鄰爾以花
本覆爾以花瓣沁爾以花露護爾以花

自如集 卷九
神蚓窟爲芥蟻穴爲堂草雨爲芳醪蜂
蝶爲死友使寒微片骨雖賤能香復馘
來生毋墮業軀也

憶維吾生三十有幾此日何日齒落之始毛骨
無恙半齒已死人間烟火爾先獲洗言語凶咎
爾先謝委舌本滋毒七神所忌半遠舌者俾先
脫穢半近舌者墮業未已若有深意微示衆齒
半雖未已方衆則邇零丁搖動旋將繼此誰料
一齒瘞之二地况本分者是惡足倚

祭桃影

有序

園南有桃二株左臨小池右傍齋牕牕
外卽莽蒼四野間有人跡邇常掩牕日
對桃影就桃相影就影闢牕南齋之勝
半在此牕也戊申之水爲禍竹木南園
雙梧園南二桃相踵而斃予業有文祭
雙梧矣桃影之功不減梧葉復有祭桃

影文

自我得爾夙暮對向爾亦親我案几依傍分裂

酷炎遍引清颺宛弄旖旎拂掃塵障動無風聲
因風以颺可瘦可長時偃時仰仰去聲月高爾低月

下爾上愛不可摘畫不能狀收去迴波送來翻

浪伴我孤寂形影相望

又低回相望

示我至理空色

一相蝶舞朦朧鳥飛想像蟬吟掩隱蜂簧鬪撞
爭妍助幽皆爾之貺牕設常關暈濕書幌有時
而開清移幃帳誦讀寢處賴無俗况醫瘦猶可
醫俗難量方與爾盟升恒莫忘忘去聲無何天災佳
樹爲障雙梧已死爾寧無恙樹隕葉凋枝亡影

喪月冷風淒鷺悲蝶悵猛雨破紙烈日肆炕爾
已歸虛我心則悵顧彼齋牕愈增憤愴遂廢此
齋并歸消蕩

挽

挽江進之

嗟乎指屈吏長洲者未有進之江公者也吏不
賢不無悅之者吏甚賢不無怒之者魚唯于邦
之縉紳百姓多受其烏鳶之患而惡之寧面鏡
母魚唯將又不勝側目者簿書如山客車如錯
几不能時饑飽何暇上館多士而士于是乎含
胡有怨言異哉我公何術以各望其腹而紛紛
之口舉曰能賢蓋公之寬仁豈弟如春風愛日

令人栩栩也公既去鄧侯爲政公郵傳每至必
以扶植士民爲勸勉真不減嚴穎川去穎川之
心嗟乎公德于長洲長洲隕首不忘長洲何德
于公而惓惓若是鄧侯之治大要祖公遺法而
佩公勗勉所活不多遜公于是長洲之民謂江
公雖去猶儼然冕藻而臨撫吾儕而哺護也而
公竟逝耶公記五賢祠有云安知五賢不駉鸞
馭虬翥然把袂于其上蓋公文采風流實類五
賢故寤寐神游生死交得俎豆其間當不辨今

古五賢如看山先生非蒞吳者其行館耳公猶
謂翛然常在而况六年以來教化所留精神所
寄生前所既去而惓惓者遽視爲飛鴻之雪望
望不首回耶某于公不減門下士意者德而私
公不足邀公之盼問長洲諸士及薦紳鄉民悲
歌聚涕甚有不翅如某者嗟乎公逝矣宰茲土
者能盡如鄧侯沿公豈弟之政無有替則公之
蒞長洲也殆歷世如一日豈特去後之惓惓而
又豈特駉鸞馭虬與五賢把袂于行樂之地而

已乎

誄

誄雙梧 有序

南園庭中二椅梧以水死主人某設酒
 脯祭而別之春萸秋榦誰諧心契之交
 樽淚猿腸為報情深之樹痿猶望起枯
 不復榮柑柑桃李是豈鳳條槭槭松楸
 亦非帝種南圃既無遺秀東君固有餘
 思是有誄文

雙雙椅梧列吾南居兩柯交錯蒲庭扶疎人坐

其下若不開虛每翦其繁翦為薪芻南居多木
 寧唯爾與然而唯爾近我坐隅鸞歌蟬吟有功
 讀書破碎烈日弄風南徐如是以來二十年餘
 天灾流行江南溱沮天非殃我我亦受痛天非
 殺爾爾亦命徂嗟爾生前剪除煩紆煩紆既去
 蕭疎亦無良鳥哽咽清風欷歔請無欷歔人世
 蘧廬蘧廬同盡豈私吾居吾居復然况爾雙梧

傷小董浣 有序

小董浣已有屬矣十齡餘而死特為文

傷之

爾曹中獨爾甚幼不堪使令甚蠢不解人意但
 能搔背撫足犇走呼應而已我不能仁慈稍不
 當意輒作聲如豺作面如虎從事我以來至于
 今而低首鞠之者少矣知爾今日即甚不仁必
 不若是因爾而允遇爾曹每以為戒然爾獨何
 罪乎爾之夫每情驅使輒語之曰汝妻死能善
 事我我更妻之嗟乎我何其忘情于爾而且使
 爾之夫忘情於爾也哉

自如集 卷九
哭顧二火死

人忽生想夜卽夢遇想之不已并夢亦去所以
卿死杳無問耗旦無神驚夜無鬼告嗟乎卽告
斷不虞此人死疾病卿死乃爾卿死三月猶望
後期得卿之變不知所之寤寐恍忽至此始夢
嗟乎至此夢亦何用卿骨已柴我腸則裂卿肉
已灰我淚成血天若有知殺卿何心天若無知
何獨殺卿不及其妹不及其姊他無有及益惜
卿死嗟乎人死抱屍而悼卿死奈何望塵而弔

應奎死感泣不已而有是文有序

子起家小青也起每一探予非奎不遣
遂風雨寒暑不絕于塗後予從石城歸
月餘起不通一聞問竊心疑之求其故
而奎已死矣蓋起重有所感亦深會予
衷不復他遣寧罷往來以志不忘

吾子執衣侍吾子起眴眼顏色宛一處子不爲
取憐翩今瓌尾衣止布素灼灼青綺子起探予
必以屬此困病不輟子亦樂此久遠相習可以

辨履聞戶外聲蹙然而喜稍爲欵言袖出雙鯉
言止則退退立屏几偶有顧問垂頭霍委子起
視予不啻兄弟以主之故無敢目指詎無勤斯
願言輒已會予遠行從別吾子予行子病予還
子死生有他腸是負子起死無痛心是負吾子
譬子母環宛轉相倚拆之復合如露荷水中所
思存言弗能誕生死雖岐寸心可矢

哭宋伯醇

死者常耳卽稚年死亦常耳若子之死則異矣

予在南中得子之變驚絕倒地口咽不能出一
語神清而骨寒者秀穎不祿躁露儂薄則凋殘
神氣而中道零反復而求子之天理無有也固
知非降年不永蛇鼠相迫而瓶雀去也管公明
四十九而卒歎曰天子我才靳我壽不及見子
娶也不及子娶猶以爲恨况身爲人子未娶而
亡也哉房瑄前身永禪師歐陽仲純死爲長白
山主來非無因去非無故誠不足爲子惜所不
能知者子爲長者之後長者之後如子而子且

如是死也

自娛集卷之九

傳

先大夫別傳有小序

凡不文者於詞賦纂述無一而可若叙其親政不宜文故不文者獨宜於叙其

親

先大夫諱字別號人品政績文章則張伯起狀徐公望銘詳矣而更有碎事未盡其平生固兩君子所匿焉以為不足教者也男綸曰丈夫何事不可告人迺為所匿故載百拜而為別傳大

夫一生讎貨利不讎酒色讎今之道學不讎古
之狂肆意氣顏色每以偃蹇畏於人實無輕眇
儕俗之意人卒諒之故怨希也少年嘗曰吾爲
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爲官寧面皮爛不受着
眼爲鄉寧姓名爛不入官衙後每對後學及僚
友輒舉以相戒計所好馬牙香圍棊花竹酒腐
朋友鳥研故人搬戲詩畫童子供具不喜豐麗
冠履衣服以殷敝短素爲適或云俞公在山卽
山人在里卽里人在野卽野人在官絕非官人

也丙戌推校士力辭免曰收門生甚好但妨我
幾日嘯歌綸少時有衙役呼以公子大夫怒曰
凡麤暴之性加人必呼爲太監性牛性公子性
等之太監與牛辱吾兒甚矣里中有高四以大
辟下獄適同甲戌榜李公任長洲力救出高大
怪何以得此於大夫叩頭稱謝曰願來生作犬
馬相報大夫曰犬馬之力報効幾何來生之期
渺茫尤甚某家卽童與汝相識此便是報地耳
一日乘吳舫過閶河爲他舟觸折艦楫同舟某

索賞三金會大夫醉臥頃知之命亟反金問索時會道我耶曰道曰然且頰首以授殊慙素未孚於衆也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廁中俟其出後主人稍覺迺邀飲竟留三日主人曰不謂傾蓋之知頓成如蘭之臭大夫曰恨如蘭之臭從廁中來耳備兵建南立台柯公素交好柯命應天學使來別大夫大夫以友人子託之吾母促綸當亟歸就童子試大夫曰吾曾託以友人子矣此

子年已長吾子尚少且當使自勵不應藉此後二年綸隨母扶姊觀歸柯公尚在得入庠蓋有轉聞於柯者而非大夫心也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讌大夫者更召一妓侍飲異日其與善者避后生公石數呼之弗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卽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其言至妓破顏而止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曰觀瞻吾不惜恨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亦以此法難我耳有通家子某小飲書室大夫偶

出某啓其櫃匿一金鑿絡將入聞鎖鑰聲知必私啓櫃也反卻步避之頃復飲盡歡宦閩時一縣令饋武夷茶數甌明日發之皆黃金亟召令歸之笞其吏笑謂令曰黃金誠佳還不如茗請易來大夫性喜謔然綸平時進見必使童子豫報整冠履端語言而見之劇暑亦然見惟以舉子業及古今人物取次勸勉絕不及家人生產坐中或有俗客及道鄙瑣事者必目綸徑出嘗曰男兒長俊由小若俗氣一入終作廢人可不

畏哉至議人短長發人隱私尤生平齟齬痛禁雖極謔中或大醉時或素所心鄙或有事蹟敗著爲衆棄者亦絕無一字犯所禁有一布衣必以儒幘作弔賀偶自言曰吾家科名政未有期昨夢始祖以秀才巾子數十散我族人必盡此而後有科名起家者大夫笑曰科名速矣族人盡如君數十立罄耳茂苑文氏皆聰穎尤工書獨一人亦諸生文與書竝拙遇歲試大夫力勸勿往驚問何故迺曰以衡山書書子之文定居

黜等卽王守溪文而子書之亦是黜等一秀才不能受兩黜必加子以罪名矣嘗自懺曰吾繇來止此兩惡謔他無有也丙戌仕長安有鄉人邀飲醉後大譁某九列也居密飲所患疾使人請勿譁大夫曰爾患疾吾亦患酒狂再請大夫置不聞也及從閩遷某適撫閩疏劾曰聊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大夫拍案笑曰可謂知已但云聊有不無遺憾其言絕無則感之矣遂解組歸民皆臥轍百里不反聚涕號呼大夫亦

重悽感因有歸田不是遺蒼赤其奈當年喜畫龍之句閩中有兩衙前深器愛之携至粵粵歸二人不欲去携之歸久而習吳語不復能作閩音益愛之自戲曰此吾於閩人移風變習之德教也或問風土粵何如閩曰閩多美兒童粵皆轉矢蜚螳耳因自言吾不能自解者三平生不信佛而喜供大士最不服宋人而喜學長公官二十年了不得趣而深得於閩居於鄉去城二十里許榜其門曰敝刺不入公門蹇足不至城

市歸林歲餘問之市民多有不知大夫之歸林
者有田家樂漁家樂樵家樂數章以寄意曰吾
聊學王摩詰輞川諸詠第無唱詠安得從地下
於故人中覓一裴茂才乎又言吾於此頗樂但
恐如其別輞川惆悵出松蘿也一時談笑語聞
者疑其不祥觀野史種花卉所與昕夕惟布素
時交冠蓋而契厚者類不延接卽門生故吏里
中同榜諸賢亦一切謝之不一通手答曰吾非
有意遠之但猶着衣啜酒豈所宜廢煩暑中病

酒後沾帶亦焦聞氣欲嘔耳有一言烏親爲飲
食導之語烏病卜當死晨起誦經禮大士以禳
之果愈構小青衣數人每夜飲環坐笑歌恒至
漏絕不輟諸童子有陶陶多語言有喧舞有憑
几夢去有枕大夫膝手撫其鬚大夫亦輒醉開
襟解髮婆娑攪攘其間如是三年而卒己亥春
綸之友人家見粵人士言及大夫惋悵無已曰
凡士民思其政治愛其風流知捐背無不欷歔
流涕至於今如一日因立廟摹遺像于小金山

長公之左扁以風流儒雅云

記

翦四宜堂竹樹記

有序

堂前多竹樹障蔽湖山我去過半守者
懼罪乞予聞于主人

芬月達夏携所同志幽尋僻訪清壑詠地迺得
此堂堂在鄧尉余十年先餌芝于是山光依依
如戀夙契諸子攻苦互相策筭席連皋比夢沉
經笥禁日幃外焚膏晷繼余則不能遠睨高睇
若光難來岷景易至埋首而度旣將曷悔日與

淨持快遊美睡講修生理問震旦事瓶花香雨
一爐一偈此堂之南竹木爲崇碧虛鏡湖蒙以
翦翳縉霄細嵐驅遠側避余命童子設漿以祭
旣誅以文利其斧鑕血移難首爰及偏裨當乃
斲然而生朗氣紫磨素雲襍來貢異曙影張屏
飛湍吧翠近堂諸山漁洋爲最在堂左偏爲堂
聖慈堂左篋笏姑且勿刈以籠漁洋使聖破碎
守此堂者瞋目而視余問曷故僕且下涕曰吾
主人屬吾掌寄一葉一枝皆有數計君悉翦除
我將獲戾余曰勿恐爾且寬慰所伐無多所償
億倍頃三萬六峯七十二齊入此堂皆吾所賜
僕曰雖然非主人意請君數言榜此堂內主人
見之白我之罪予應曰可乃爲是記

讚

張元長像讚 有序

元長雙盲矣未盲時人勸其力養日疾
 元長曰吾雅不惡盲亦命應爾矣吾聽
 其盲君亦聽吾盲耳風流才采超穎越
 俗真可謂天半朱霞人與之相對須頃
 便如坐蘭薰雪白中肺腑皆清涼行樂
 極其灑然之韻當風而笑倚松而立小
 緜執衣於其後

斯翁也家婁東性無營好坡公俠骨之雄舌士
之鋒文家之龍類與坡同眼也朦朧世其眼空
箕踞長松殆亦白眼看他之意而過其風惜其
耳之未聾如其聾吾許其目明而耳聰執衣童
美姿容善事翁翁名之曰小縣而可以想見其
多風且亦可以知翁

劉周巖行樂小像讚

斯何人哉似溫而栗處囂而寂於象頤頤音於
神抑抑樂山水嗜文筆樽有金膏爐有太乙爾

品也真長爾術也彥伯豈一至之偏長實儉年
之良稷物外冰稜雲中鶴白如飲醇醪令人醉
心如噉哀梨解我蒸食我將插瓶花立水石常
對爾於端居室

章右之先生贊

厥德克克厥厥相融融煙霞之致邁軸之風臨世
濯足隱居息躬安梁廡之久儻甘顏巷之屢空
不飭華腴不侮顓蒙世業貽安效鹿門之龐老
遺金不顧似披裘之甄翁廉隅不設僉小能容

自好集 卷九
量已及物惟始慎終是爲章公

張氏族譜讚

大姓首張斯張復首譜牒雖新楹楹則舊風流
江左名聲漢右有傳於書有傳於口有予比肩
才情抖擻有予父行呼予小友內如伯起詞源
談藪快讀幼于生死無耦傷矣仲防將祿弗受
千仞悲夫駿骨誰售是於先輩予復何咎最不
忍觀斯譜之後歷予交知難悉某某然予所交
十失其九庶幾先子臨風歌缶輒歌伊人半譜

所有誰賢而貴空霄龍吼誰貴而隱筆牀茶臼
誰隱而才胸羅八斗誰才而俠千金敝帚誰俠
而貧典衣貰酒誰貧而學編蒲緝柳誰學而亢
閉園扃牖誰亢而年綠瞳而耆誰年而德鳳耆
麟交誰德而風蓮塘蕙畝集茲所聞諸賢如覲
載合斯譜全觀洞剖點綴琅琅鬚耆糾糾九原
頓作子孫襲守美我原美別未卯酉忽爾一見
成此不朽惜不朽事命予序後世好實予繪材
則醜痛予先子譜中人久使今而在叙屬其手

自如集 卷九
必有可觀爲茲譜壽

侯雙小照讚

景升示予一小照曰是誰之麗予曰嗟乎此其
侯雙宛乎其態之妍色之芳再視之如有喘息
再視之襜褕欲颺再視之日睛時一轉動再視
之如浮如凝微聞幽香再視之如含胡欲有語
再視之若易喜顏而生勞傷是何照之怪常也
意予相憶云長中心云藏觸於照而神自將乎
嗟乎雙郎雲山鬱蒼矣江水森茫矣魂氣不可

以飛越而胡以能翛然而介吾旁

疏

募修觀橋疏

玄妙觀觀橋圯廢不可行有僧某募緣重修予
爲之疏蓋此觀當城堵中央茲橋素居人絡驛
告天祝聖禱雨祈暘實爲福地浮梁不比花堤
野渡前此摩肩共乘永爲便矣廢則袖手坐視
可自安乎願分半橐之藏共假四方之便莫謂
利溥於人何用德自己出當思福有所本勿難
善與人同或仔肩夏馭乍驚取道之迂或濕淖

宵行均歎絕津之苦人多望濟衆實可圖一爲
唱伯爲賡士民爲之全勝結筏歌於塗休於市
縉紳願者奚翅解驂孰云善小可以不爲吾謂
惠鮮期於當厄况何物沙彌其廢饑飢困眠而
廣求施主吾儕舍利寧忘結跏修士以普濟衆
生日望功成幸同心惻

講楞嚴募疏

經言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小果人天
霎時迷謔茲法僧其一襲道衣中藏明鏡臺五

輪法指顯出菩提樹潑水淨瓶普施惠雨點空
藤杖遐振玄風叅透真乘六宗講明楞嚴三昧
設大法藥將聖道祛外道聽秘密藏卽鈍根易
上根吹散世上空花發盡鬼家活計眼前優曇
種言下甘露門人人與汝安心竟能提盧鬼超
昇箇箇還他廣化身勝繪楞伽變相有相宗無
相宗採藥作舟直通性海卽此用離此用聞香
登岸立斷情河猛覺生時共帶來還教靜裏尋
思去但法案通宵香火佛堂蒲座經文僧寮無

算可勝食蔬

者若干如許刈蘭薪桂凡

茲衆費實藉檀那講者若敲骨取髓勿謂談空
助者如刺血濟饑深於護法聊書疏引廣結機
緣

立禪募造疏

某謹疏羅筏登於苦行福田種自因心繇苦得
其從因證果其遠方布衲荷擔而來隙宇檀那
築龕自寄面北三年南與東西瞑然罔見身住
寸地行及坐臥久矣若忘願假歲月焚脩剏立

莊嚴法相奈一本豈能成厦瀋鯢可以得淵累
世塵劫消於佛宇一然燈應念德緣分爾金鷄
一粒粟禮師而法墮雨花共得無方智果飭衆
而惠分鉢水並稱有髮僧伽少者壯壯者老一
善可以永年十傳百百傳千衆心可以共濟願
註金穀之數聿觀棟宇之成

自
如
集

卷
之
九



書